



新冠肺炎 深度

疫时回乡记

“疫区”日记：在撤侨选择前，我决定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

如果我这次撑到最后，全是凭借愤怒。

晓宇 | 2020-02-05



2020年1月31日，近200名曾到访武汉的法国人正被送往法国南部隔离十四天。摄：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编者按】由于武汉封城，疫情持续发展，多个国家陆续从武汉撤侨。此前有外媒报导，英国在组织撤侨时，中国籍配偶及家属被中国政府禁止离开，双方拉锯多时后，中方放行。但也有人决定留下，陪著仍在国内的其他家人。本文作者及其家庭，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撤侨时刻”。最后，作者的外籍妻子带著孩子离开中国，而他决定与父母相伴，留在武汉。文章首发于豆瓣，端传媒获作者授权转载。

交通停止后，我督促安娜联系大使馆。她是英德的双国籍，我希望她把孩子带出去。一开始，她没当作急事，登记了信息。她异常镇定，比我们逆来顺受，说，没关系，从十二月逃到现在，我已视作常态。半年前，我们从英国搬去澳大利亚。年底，受山火威胁，闭在家中，外面是浓烟。一月初，回到武汉，又一次经历口罩脱销。她按部就班地在延长禁闭里的生活。

先是美国撤侨消息，包机。后是法国撤侨，包车，到长沙。安娜说，怎么落后法国人。她给德国大使馆追去几封信，又联系英国使馆。德国人说，我们正在密切的沟通中。英国人说，我们暂无撤侨的计划。此后，“密切的沟通”成了日常的笑话，代指语焉不详的阻力和困难。

安娜的焦虑始于大年初二，一月二十六日，广西两岁的小孩确诊。我们的孩子还没到三岁。此前，我们口中说，不会传染小孩，给心里安慰，谁都不敢确信。病毒终究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安娜的父母在德国，他们不眠，每日电话和邮件。

英国启动了撤侨的计划，安娜打电话，录入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她说，我把你的信息写进去了，他们说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说，安娜，如果你们能走，我会留下来。我父母，姥姥，还在。年轻人最有可能扛过病毒，我要留下来，直到封锁结束。安娜说，我能理解。家里开始一场无休止的讨论。父亲说，能走一个是一个。你留下来，能干什么。我说，我要蹭长假期。母亲问，你留下来到底有什么目的。父亲答，他不想被人说是逃兵。我说，难得休息一阵，你们成人之美吧。

每一次看似不理智的恐慌，到了最后，被证实是合情合理。

我们担心飞机上交叉感染，落地后的两周隔离。安娜说，从澳大利亚到武汉，在家一个多月。从武汉封城算起，快一星期。回去再隔离两周，孩子会疯的。他那么讨厌医院。安娜每想到此，情绪激动，信仰也无法安抚。她说，起初我想，这些遭遇不是针对我，不止我一人，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可能就是对我。每一次看似不理智的恐慌，到了最后，被证实是合情合理。

我说，你别急，不是你能改变的，你一直冷静，要稳住。

她说，你不能教人不急，我能撑得住一时，可不能一直这样撑下去。如果我们早点知情，早点离开，完全可以避免这一切。现在说这些都为时已晚。我厌恶这样的懦弱，我的懦弱，公众的懦弱，所有人的懦弱。如果我这次撑到最后，全是凭借愤怒。

我说，我不觉得这里谁是懦弱的。你看，大家努力继续生活，医生和护士在前线。要是我们都留下，我也不会太担心。

她说，我不是指的这些。是我们在危机中的恐慌，失去逻辑，扔掉理智。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国际上武汉肺炎的报导。

我一直没有接触境外新闻。这和以往对待事件的态度截然相反。可能是每日信息过载，可能是身处暴风眼，觉得没必要。我甚至不知从哪天起，武汉成为国际焦点。我开始在早上阅读国外报导，憋的一口气，不比晚上看国内新闻少。

外媒对肺炎的报导不像是写一场灾难，而是写一场天谴：病毒是饮食习惯和政治文化的报应。

不像是写一场灾难，而是写一场天谴：病毒是饮食习惯和政治文化的报应。撤侨的讨论，质疑为什么有人去武汉，希望回来的人被隔绝得远一点，久一点，以免举国之灾。当局放弃快速检测和居家隔离，对归国者强制隔离，限制外人入境，安抚公众的情绪。

我明白了安娜所说的懦弱。我担心，即便安全离开，孩子也要因为身份，受到不明的敌意和排斥。有那么一刻，我心里说，还不如留下来算了，但即刻又放弃了这个赌气的念头。

母亲说，我们生活在其中，反而没有那么的紧张。死亡离我们更近，认识的人确诊，疑似，但没人谈起死亡时，觉得它会立刻临到自己头上。我们紧张时，想的尽是，家里谁感染了，朋友谁感染了，怎么办。即便感染，想到的也是，坏了，亲人和朋友要怎么办，接触的那些人呢。疫区外的人，担心的死亡，尽是直扑自己来的。仿佛只有这样，恐惧才是真切的。我们和所有人一样，读到个体故事，但在家人面前从来不提，不是否认那些绝望的经历，而是它们离我们近。

撤侨安排，一波三折。一月二十八日，德国派军机来的请求被拒。完了，安娜说，德国人不会来了。她再去联系英国，发现名字被录错了。对方很礼貌地表示歉意，再次录入信息。连着两天，安娜挂在嘴边的话是，法国人居然做到了。她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两个祖国落后了邻国。她终日在房间里打电话，发邮件，不放过一条小道消息。她的父母俨然是生活在中国的时区了。

终于，一家人看《别告诉她》时，坐在椅子上的安娜突然立起，我们等她的宣告。



2020年2月1日，曾到访武汉的德国人乘坐德国军方的客机抵达法兰克福机场。摄：Andreas Arnold/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英国撤侨飞机想在二十九号起飞，在机场被困两天，争论的焦点是孩子与家属问题，中方不放行凡是有中国国籍的人。

德国人要来了，她说，但是，我们要被强制隔离两周。麻烦不止于此，离开的人要医学检查，有症状则不能走。没有说孩子和家眷可否同行。英国撤侨飞机想在二十九号起飞，在机场被困两天，争论的焦点是孩子与家属问题。中方不放行凡是有中国国籍的人，英国德国坚持保全家庭的原则。我对父母说，你看，白讨论了这么久，国人本来就是走不掉的。

母亲把大人的口罩改成儿童用，向内折，用线缝上。父亲找开车去机场的上报机构。安娜不情愿地签下了强制隔离的同意书。我为隔离期间准备儿童电影。在此之前，我们竭尽全力，守住不看电视的原则。编织室内活动，熬过白天。

狗与小孩最难理解禁足的理由，他们尤为无聊和烦躁。孩子的词汇日益见长，在澳大利亚学会“大火”，在武汉学会了“咳嗽”和“口罩”。他惊奇地发现，我们在为出行准备大量日常限额的饼干和电影。我说，这是中国新年，还没有过完。

德国飞机临时提前一天，要八点到机场。安娜早上起来，厨房放《图兰朵》。我说，需要这么煽情吗。她说，这会是漫长的战役。一月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出发。红绿灯遇到飙车的摩托。两辆车，一左一右，在空旷的大路上疾驰。这周，交警日夜不息地追捕飙车党，证明交通秩序未因疫情坍塌。手持名单的检查员在机场收费站，确认后再过军队的岗。门口的防爆检测变成了体温测试。出发大厅里有韩国人，印度人，孟加拉人，斯里兰卡人，土耳其人，德国人。我多天没见过这么多的人。

韩国人最多，他们占住空闲的服务枱，做乘客的登记。三名德国官员出现了，穿橙色马甲。他们先打探了南航空无一人的服务枱，但认为即便是非常时刻的占用还是不妥。消失了十分钟后，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中式的木桌，两把椅子。从包里，掏出德国国旗放在桌角，开始登记。多亏英国人前面的拉锯，孩子家属今天都可以上飞机。我们心中卸下一块石。

我对安娜说，你最终还是冷静了，你还一直克制对中方的批评。她说，你们自己人说得够多了。

没有人知道要等多久，飞机有没有停在玻璃的另一端。体检不过的人，被全身防护服的医生领到门口的救护车。时间从八点到了十一点，孩子在机场跑乏，也不愿再戴口罩。我把他抱到车上睡觉，远离机场人群。他非让我抱他在前座睡。过了午夜，我的手臂麻了，也困得睡去，直到手机响起。三点半，没有一点进展。机场冷飕飕的。起初防护严密的人群，这时候被击垮，他们摘下口罩和手套，敞开地吃零食和泡面。又这样过了两个小时，安娜说，再这样待下去，健康人也要生出病来。

韩国人走了，然后是孟加拉人，最后只剩下德国人和土耳其人。我们把行李登记，开始排队体检。

你要去把他抱出来了，我说。

外面已不是彻底的黑，天空开始出现轮廓。安娜怀中的他，穿着红色的袄子，像一团火，睁开眼睛说，回家，爷爷奶奶家。我们没人搭话。我说，我这次不陪你和妈妈了，要是妈妈不让你看佩奇，你打电话给我。他说，一起走。我对安娜说，你没给他打预防针吗。安娜说，行事匆忙，没顾得上。

我们没有过多的告别，两天没怎么休息，口干舌燥，头昏脑胀。我对安娜说，你最终还是冷静了，你还一直克制对中方的批评。她说，你们自己人说得够多了。我说，说不定我们下周解除封禁，比你出来的还快些。她说，那我会怒得出离。你好好睡觉，明天可以睡到十点醒了。我说，行了，你们走吧。

他们消失在白色和黄色防护服的身影里。

回家，太阳起了。我把口罩丢在垃圾桶，衣服扔进洗衣机，冲澡，两遍肥皂。我全身疲乏，但又十分清醒。换上衣服，像是完成了一件谈不上喜忧和胜败的使命。房间空了，小床和大床的被子整齐叠在床尾。夜灯还在电插板上。枕头上有安娜的头发，她又忘了眼

霜。屋子里有洗发水和婴儿润肤露的气息，不久它们又会消失在消毒水的味道里。楼下，玩具散落在客厅，桌上还有没完成的拼图和折纸。晨光应该到了进门的楼梯。在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们允许他拿粉笔，在门口画画，打发时间，对抗无聊。墙壁地砖楼梯上，留下五颜六色。他专注地给台阶上色，描线，先是红色，复上绿色，再盖上紫色，周而复始，直到太阳落山，我们喊他上楼吃饭。

新冠肺炎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舆情观察：李文亮去世后互联网上的一夜
2. 台湾口罩去哪儿？为何台湾政府全面禁止出口？
3. 无法抵达的物资：民间救援为何迟迟送不到一线医生手上？
4. 香港口罩去哪儿？四问进口受阻、储存机制和监管缺口
5. 疫情与体制：高效的“中国模式”，为何总是在公卫危机上重蹈覆辙？
6. 泛科学：三篇最新的新冠肺炎相关论文，都讲了什么？
7. 1.28疫情更新：内地停发港澳个人游签证，香港周四起暂关闭西九龙等站、香港往来内地...
8. 泛科学：关于新冠肺炎的20个传言，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9. 别让普通人李文亮，仅仅成为体制崩溃的注脚
10. “疫区”日记：在撤侨选择前，我决定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

编辑推荐

1. 奥斯卡前夕预测：“老白男”能度过外强中干的转型期吗？
2. 别让普通人李文亮，仅仅成为体制崩溃的注脚
3. 离开武汉的印度人：有人十二月得知疫情，有人回国就被确诊
4. 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揭晓前评析：应该入围的女性电影人去哪了？
5. 舆情观察：李文亮去世后互联网上的一夜
6. 郦菁：官僚体系与公民社会，谁是肺炎危机的答案？
7. 走在钢索上的各国政府：“撤侨”两头难、台湾尤甚
8. “疫区”日记：在撤侨选择前，我决定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

9. 从武汉返乡后，他们被泄露隐私、被警察铐走、被酒店驱赶

10. 断货的米铺和停摆的习俗：“封城”传闻中的潮汕春节

延伸阅读

新冠肺炎阴影下的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圈里，有的组织募捐，有的被“黄色警告”，有的要求美国封关……一些中国人想要搭救中国人，还有一些中国人不欢迎中国人。

武汉疫情：封城是最好的办法吗？

目前封城措施估计能减少25%的感染病例，但会制造更多恐慌，并将许多疫情埋在了公众看不到的地方。

断货的米铺和停摆的习俗：“封城”传闻中的潮汕春节

这就是阿甘本所谓的“例外状态”，日常生活被扰乱，公共秩序失衡，安全感缺失，人人处于自危中。

“疫区”日记：疫情蔓延时，我回到湖北家乡

此时自己和家人身处在疫情的重灾区，去哪里都是危险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返回北京，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只能自求多福，也希望众人平安。